

第三节 中泰民俗文化的交融与比较

“任何一个社会都在不断变化,每一种文化都必须根据外部环境与内部情况的变化而不断加以调整。在社会生活的世代交替中,民俗作为一种传承文化不断被后代复制,由此保持着社会的连续性。”“民俗不仅统一着社会成员的行为方式,更重要的是维系着群体或民族的文化心里。”“民俗是人们认同自己所属集团的标识,例如世界各地的华侨,虽然身处异地,但他们通过讲汉语、吃中餐、过中国传统节日等方式,与自己的民族保持认同。”^{[2](P.30)}由于早期移居泰国的华人,多是破产农民,当他只身或是群体离乡背井侨居他乡异国时,首先感到的是人地生疏、缺乏安全感,所以他们希望通过敬拜故乡的神灵,以保佑他们在新的国土上安居创业,除了平日保佑他们平安无事,也帮助他们逢凶化吉,以此作为一个强有力的精神支柱。因此,他们除了把故乡整套的风俗习惯迁到泰国来,也以集资等方式,建起公共的寺庙。

[1] 若萍. 彩孟空佛寺素描[J]. 泰华文学(总第五十期).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9.

[2]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8.

一、佛教庙宇

泰国的中式寺庙,不管是佛教的寺院、道教的道观或是诸神崇拜的神祠,都毫不例外地打上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释、道三家印记。因为这些寺庙,并非坐落在中国本土上,而是建在异国他乡特殊的环境中,所以必然产生这样的现象,即这些中式寺庙及它所代表的中国文化,免不了跟当地的本土文化进行交流与融合,造成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的局面。正因为有了这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民俗交汇与融合,华人才能源源不断地在泰国落脚、生根,各式各样的寺庙也相续得以建立。据泰国宗教厅庙产监督专员张昭荣先生的统计,仅曼谷市的中式寺庙就有 129 座。这些寺庙在华人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主要体现在: 1、中式寺庙是华人的精神支柱; 2、中式寺庙是华人举行宗教活动的公众场所; 3、中式寺庙是华人进行社交活动的纽带; 4、中式寺庙是华人济贫救灾的慈善机构。目前坐落在曼谷市最大的中式寺庙有龙莲寺、普门报恩寺、大峰祖师庙等,分布在全泰国的中式寺庙更是数不胜数。如果按原始宗教,包括由此衍生的民间宗教信仰划分,属于这类寺庙有:“曼谷的七圣母庙、大本头公庙、新本头公庙、木头妈庙、新兴宫、天后宫; 乌隆府的本头公妈庙、水尾圣娘庙; 素叻府的顺福宫、本头公庙、天后宫、天后庙、慈应堂、昭应祠、咬吉本头

公庙、琼州公庙、广灵庙；北大年府的林姑娘庙；北榄府的暹罗代天宫、那空沙旺府的哪托太子古庙、本头古庙；甘享碧府的本头古庙；差纳府的本头古庙；素攀府的石本头公庙。”“属于佛教的寺庙有：曼谷的龙莲寺、大峰祖师庙、观音古庙、黎明寺、翠岸寺、会庆寺、新兴檀、普门报恩寺、南海观音宫、龙尾古庙、莲花佛教社、蓬莱九道阁、大圣佛祖庙；乌隆府的庆安寺、齐天大圣檀；佛统府的普元堂；素叻府的莲花庙；洛坤府的大慈堂、震寺；大城府的三宝公庙、善庆庵；甘享碧府的齐天大圣庙；北榄府的銮菩棱通斋堂等”。属于道教的寺庙有：“曼谷的关帝古庙、吕帝庙、天云檀红云老祖公庙、关圣帝君古庙、仙公宫、玄天上帝庙；洛坤府的关帝庙、紫文阁”等。^{[1](P.16)}在这众多的庙宇里往往诸神混杂，三教的神皆供，这里只是按主祀的神划分，没“考虑配祀神”。华侨在泰国修建了如此多的中式寺庙，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无宗教门户之见，也分不清什么是佛教、什么是道教和原始宗教，只是见神就拜，只希望通过多拜能得到更多的神灵保佑，心里觉得更安稳。

与外来华人不同的本土泰族人，他们大多数信奉佛教，虽然佛教起源于印度，但

[1] 段立生. 泰国的中式寺庙[M]. 曼谷：曼谷大同出版社，1996.

时至今日，印度人对于佛教的信仰程度却比不上泰国人了。广州中山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段立生教授，他利用先后两次应邀到泰国清迈大学和华侨崇圣大学任教之便，跑遍了泰国和东南亚各国作野外考察，使他“惊叹不已的是，泰国人民在大规模修建佛寺中所表现出来的卓越智慧和惊人才艺，以及乐善好施的精神。”^{[1](P.79)}在泰国，无论人们走到哪里，都能见到身穿黄袍的僧人、金碧辉煌的寺庙，精美玲珑的佛龛，以及千姿百态的佛像。佛寺是佛教的重要机构。佛教在泰国人的生活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仅被认为是社会的中流砥柱，同时也是维系每个家庭、社会团体道德规范的纽带。他与泰族人民的生活从古至今都紧密地连在一起。普通的泰族民众，从幼年就开始就在佛寺读书接受教育；成年后成家立业，举行婚礼要请和尚念经洒法水消灾祝福；直到人生旅程最后一站，要在庙里举行火葬丧礼。依照泰族人习俗，当男孩年满七周岁后，就要剃度当一段时间的沙弥，或是在成年后才履行。剃度为沙弥或和尚的目的多种多样，有的是病愈后，为还愿而剃度；有的是为死去或活着的亲人积德修善而剃度；有的是在剃髻礼后举行剃度；有的是为了免费在寺院学习文化而剃度。在泰国社会中人民与寺庙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各地都形成一村一寺的格局。“根据泰国宗教厅资料，全泰国共有 23,700 所佛寺；其中属国家级佛寺（简称国寺）有 167

所，其他为人民建造的佛寺（简称民寺）。”^{[2] (P.62)} 寺庙之多势必僧人也多，据佛教事务部统计，至 2001 年已有僧人 50 多万人，其中寺童有十多万。当然这些数字是会变动的，因为每天都有可能有人归皈佛门又有人还俗尘世。泰国的和尚非常受人尊敬，他们只接受别人的膜拜，不予还礼，即使是国王也不例外，可说和尚的地位是“至高无上”。按风俗，民众路遇和尚得让路绕行，见面手合拾欠身，女人更是不能挨近和尚。每当有重大节日和操办喜庆大事，更少不了和尚的颂经洒法水祝福。由此可见，泰族人民与寺庙和和尚总有解不开的善缘。因此，长期居住于斯的华人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这一习俗，连小孩子也一样受到熏陶。在曾心的散文《佛缘》就有这样的对话：

这么小的孩子，怎么懂得将来当什么呢？我嘀咕着，但为了凑凑逗笑孩子的欢乐，我伸手抱过孩子并举得高高地问：“孩子，你将来想当什么呀？”

只见他抿嘴一笑，说：“当和尚！”^{[3] (P.222)}

[1] 段立生. 中国与东南亚交流论集[C]. 曼谷：泰国曼谷大通出版有限公司出版，2001.

[2] 谭国安. 泰国中部与东部导游[M]. 曼谷：汉泰资讯服务有限公司出版，（书中未注明）.

[3] 龙彼德. 曾心散文艺术[M]. 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7.

这种耳濡目染的习俗，从小就刻印在人们的心里。甚至在小孩的涂鸦中也会流露。当散文中的“我”在未上课之前走进课室看儿子的桌上放着的画作时，“叫我心灵一震的是，还画了手托化缘钵的和尚，以及光着圆头的小沙弥。”^{[1] (P.223)} 由于从小就受到泰族人对佛教虔诚的影响，因此，泰国的华族人也和泰族人一样形成一种喜爱“添汶”的习俗，不管是男女老少，都会自发地履行此一风俗：

每当假日，尤其是什么佛节，儿子总要我驾着轿车到佛教城。一到那里，儿子便用了自己平时积存的钱去“添汶”，然后领来三份“供品”——一朵莲花，一根黄烛，三柱清香，给爸妈各一份，自己一份，跪在屹立在白云间的释迦牟尼佛站立巨大铜像前，合掌顶礼膜拜。如在守夏节，一般都在太阳西下之时，到达那里。儿子便会购买三盏白色的莲花灯，父母子三人，各持一枝清净品，随着簇簇的善男信女，绕巨大佛像周围，由左向右，行拜三圈“巡烛礼”。之后，他最喜欢走到湖旁的草地上，静静地坐着，观赏那

**盞盞的虔誠的心燈，在銅鑄的佛像周圍，形成流動的圓圈，好像螺旋形般地騰升上天上
的奇景。**^[2] (P.224)

以上是中式寺廟和泰式寺廟在泰國佛土上分布的形式與各自不同的供奉方式和活動內容。華族人信奉的是以禪宗為代表的中國大乘佛教，泰族人信奉的是小乘佛教，它們在寺廟建築外觀上也有所不同，族人的供奉方式也不全一樣。再有泰國信仰佛教的家庭通常在家設有佛壇，各家主婦早晚必點燭、燒香和獻花，以祈求吉祥納福。許多人都喜歡帶佛項鍊，以保平安，避邪納福。而華族人卻喜歡在家設地主爺（土地神）、觀世音。心誠者也每天以茶水、香燭敬拜，同樣祈禱平安納福。雖然在敬拜的佛體上有所不同，但他們彼此對佛、神的敬意都是发自内心的虔誠，他們在祈求神佛保佑的同時，也修正自身言行中的不善，以佛心自律、相互尊重、相互幫助、構成了具有濃郁宗教色彩的一片樂土，孕育、陶冶着一代又一代的泰族人、華族人以及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各族人民。人們安分守己、信奉輪迴報應、追尚樂施積德。也許，這正是不同經濟地位、不同宗教信仰、不同種族流派的人們都能在这片土地上和平共處安居樂業的原因吧。

[1] 龍彼德. 曾心散文藝術[M]. 曼谷：留中大學出版社，2007.

[2] 龍彼德. 曾心散文藝術[M]. 曼谷：留中大學出版社，2007.

二、衣食禮儀

泰國民眾熱情、溫和有禮貌的性格早已聞名於世。凡來過泰國的人，大都感受過泰國人民熱情友善、好客有禮的招待。易知足不强求、生性樂觀是他們的一大特點。儘管泰族人看來很腼腆，但實際上他們很容易與陌生人融洽相處，而且總是面帶笑容，故有“微笑國度”之稱。他們的禮儀更讓人感到溫馨和受尊重。例如：見面或告別時，泰族人慣以合掌躬首相互向對方致禮，稱為高尚文雅的禮貌。而掌合十舉起位置的高低，在不同的場合用不同的形式代表着不同的含意。在行合十禮時，同時相互問候“沙瓦迪卡”（女性的尾音用“卡”、男性的尾音用“恰”，泰語是您好之意），在通常的人與人稱呼時，在名字前加一個“坤”（KHUN）字，無論男女均可用，表示為“先生”、“夫人”、“小姐”之意。而在同事或朋友之間，人們常以“碧”（PEE 兄、

姐之意)和“农”(NONG 即弟、妹)相称,给人一种很亲切像一家人的感觉。泰国人还有一种习惯,当在别人面前走过时,总会躬身而行,表示不得已而为之的歉意,妇女经过他人面前时,尤其注意这个礼貌。泰国人还认为右手高贵,给别人递东西时要用右手,以示敬意。在比较正式的场合,还要双手奉上,如果只用左手则会被认为鄙视他人。当女士想将东西奉给僧侣时,宜托男士转交,如果亲手赠送,僧侣则会张开一块黄袍或手巾,承接该女士交来的物品,在这个过程中僧侣是不许碰触女性的。泰国的寺庙是泰国人公认的神圣之地,因此凡进入寺庙的人必须衣着整洁端庄,不可穿短裤或迷你裙,袒胸露背装。在佛寺范围内,可以穿鞋子,但进入佛殿、回教寺或是私人住宅时,必须先脱下鞋子,并注意不可踏门槛。这些都是泰族民众最基本的生活礼仪。

在衣着饮食上,泰国地处热带,一年里有一半时间处于炎热之中,因此,不论男女都喜欢剪短发,传统的衣着也较朴素保守,特别是北部的民族服装。由于气候炎热,在日常生活中,许多平民妇女都喜欢穿纱笼,上身穿圆低领无袖衫,上流社会女士则带胸披。男人喜欢围水布,半裸上身。长篇小说《一个坤鉴的故事》中,便有这样的记述,当李老三带着郑通去找他的亲人阿叔时,第一次见到的“就有一个中年的暹罗妇人,下身围着一条纱笼,上身只缠一条‘胸布’”。当李老三轻声告诉刚到泰国不久的郑通说:“‘这就是你的番人阿婶了!’郑通痴痴呆呆地望着那位周身呈现栗子色,而又剪着男短发的暹妇而发愣。”^{[1](P.66)}在这个故事一开始也有同样的描述

[1] 修人. 一个坤鉴的故事[M].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5.

“我还发现有一个剪着‘男式’头发,胸部只缠着一块‘围布’的泰籍老妪,看年龄,似亦已届 70 高龄。”^{[1](P.22-23)}与本土泰族人一样,泰国的炎热气候使华族人在日常生活的衣着与泰族人并无两样,只有在喜事和外出时,才会穿起民族服装和履行唐人礼,陈衍的长篇小说《三聘姑娘》就有一个例子:

兴记号的门楣上,今天挂上了一领“八仙过海”的大红彩眉。

平时喜欢穿一条短内裤,赤着上身,抱着饱满的圆肚子坐在店前监督生意的兴记头,今天特别穿了一条黑艳艳的绸裤和一件白丝的唐装衫。他照旧坐在那只酸枝柴椅上,有时用一粒小小的烟团磨磨牙齿,有时习惯地摸着他的大肚子,压制不住他内心的一股喜悦,时不时嘻开了嘴皮,显的很乐。

一辆大型的“标域”轿车在街口停下来。车门开处，钻出一个穿黑绸裤西装外衣的头家人物。随后，衔接而来的两辆轿车跟着也停下来，头家指挥着人把漆的鲜红大花盛搬下来就带头迈开阔步，六担满装着礼物的大花盛紧跟着他走，威风凛凛，浩浩荡荡地直趋兴记号。

兴记头打着笑面早等在门边迎接了。

“兴记老呀！恭喜！三舍的订婚礼物来了！”来人以媒人的身份先开了口。^[2] (P.3-4)

这其中的姻嫁前先行定婚礼，华族人的这个仪式也和泰族人一样，区别只在送的是何种礼物和礼物的数量多少而已。在风俗不同的地方，两族人民都采用很积极配合的态度，无论是在饮食和衣着等方面都采取一个合璧。如《一个坤銮的故事》中郑通的亲人阿叔娶的是泰族人妻子，那么他的餐桌上：

除了一碗白菜煮猪肉有点“唐人”气味外，其余尽是暹罗菜，什么辣“经汤”、“暹罗甲必”啦……都是一些辣得难以入口的食物。^[3] (P.73)

但亲人阿叔却能在这样的环境中活得有滋有味。再如两种民俗合璧的穿衣法，当郑通在事业有成后，也娶了一位皇族的妻子，他的衣着也同样中泰合璧了：

[1] 修人. 一个坤銮的故事[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2] 陈行. 三聘姑娘[M]. 香港：大地出版社，1954

[3] 修人. 一个坤銮的故事[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一个年龄约七十几岁的老爷，上身穿着一件白色的，似是仿中山装的硬领外衣，左上袋别上一枚银链的金质勋章，下身却配穿着一条黑色而柔软的绸裤，“不中不西”的模样，看来有些滑稽和邋遢，手里紧握着一根白银制成的龙头手杖，老态龙钟，由一个头插发髻上身穿一件白丝短袖衣，下身穿着青色“纱笼”的泰族肥胖“坤奶”（夫人）扶他下了汽车，一步一步向行里走来。^[1] (P.7)

当然也有许多长期居住在泰国的华侨、华人，一直保持着一种传统的华夏生活习俗，饮热茶、喝热汤，吃着传统的中国地方饭菜，穿中式衣服，唱中国曲和自己家乡的地方小调，用中华传统礼仪维系和增进族人的亲和与理解。

与热情有礼的泰国相似，中国也是一个重视礼仪的古国，“在传统礼仪里，因为儒家一度认为‘礼’是无所不包的，所以把礼仪修养看成一切修养的根本，主张‘不学礼，无以立’^[3]。‘仁义道德，非礼不成’^[3]。于是也就把礼仪修养等同于‘修身’，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封建社会里深入人心，‘修身’也就成了那个时代里做人的根本。”^[4] (P.325) 当然，由于中国历经了无数次历史变迁，礼仪也渐渐退了颜色，但与人交往，面带微笑，初次见面适当的欠身弯腰，还是被认为表示自谦的举止，包括在一些室内的社交场合不戴墨镜和脱帽都认为是礼貌的表现。许多生活在异国他乡的华人，虽然他们身在他乡，脚踩着异国土地，但他们还依然传承着祖先的道德风范，以言传身教来影响自己的后代，他们除了自己严守这些礼仪外，也希望把这些习俗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如《南风吹梦》里的主人公曾璇是这样教育他将要出嫁的女儿的：

真正的中国人是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风俗的。在外国，只有这些风俗习惯才能表明我们和人家民族的不同。如果不保持这些民俗习惯，就看不出我们是中国人。^[5]

[1] 修人. 一个坤奩的故事[M].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5.

[2] 论语·季氏. 上海：辞书出版社，2003.

[3] 礼记·曲礼上. 上海：艺术出版社，1994.

[4] 顾希佳. 礼仪与中国文化[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5] 牡丹. 南风吹梦[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

姑娘家要检点，要有姑娘的样子，要温良恭俭让，懂得尊重人家，尽管我们是做生意的：不是名门望族，但也应该懂得些礼仪，怎能学那些脏嘴巴的女人呢？一个女子的美应该美在语言上，心灵上，如果只是长相漂亮，说起话来却像鱼贩子嘴巴那么臭，那有什么用？^[1] (P.383)

《南风吹梦》是一篇以书信格式书写的长篇小说，其内容翔实，主人公曾璇字里行间的缕缕情丝都真实地记录了中泰两族人民的深情厚谊与民俗交融，他在写给母亲第九十封信中这样写道“亲爱的母亲大人：“二十年来，我一直坚持给您写信，虽然从未接到过您给我的只字片言的回音，但我仍然要这样做。我把给您写信当作一种赎罪的行为——赎我不告而辞的罪过；同时，我以写信和寄钱的方式表达我这个海外赤子对慈母的一片孝心。我们中国人是讲究忠孝的，视忠孝为生命之本。”^[2] (P.451) 这是《南风吹梦》里的主人公自律的行为标准，也是旅居海外华人对中华传统礼仪履行的不同方式。移居在泰国的华人，他们奉行祖训知恩图报，且把这种道德规范等民俗一起传给子孙后代，让生在他乡的子子孙孙同样懂得并保留着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如泰译中短篇小说《两条河流》中的茉莉一样，虽是出生在泰国的华裔，却非常明了中国各个季节的民俗事项：

如正月初一，美丽总得一套鲜美的新衣装，阿公得准备红包给子孙们，俾可买各心爱的东西，接下正月十五是元宵节，在茉莉的记忆里阿公买一尺高的糖狮来祭拜老爷，踏上二月有时是三月为清明节，父母带子孙们去扫墓；五月是诗人节拜肉粽；茉莉坐看母亲和邻人包棕球，有时也帮上一手直到熟练；往后是七月初七拜阿公婆，就如泰国的女神节，可现时已没落难遇了，拜祭阿婆可保佑全家平安如意，接着是七月十五即是七月半，茉莉的哥哥都数落着讨索甜果；到八月十五是中秋节，各家各户在门庭前陈列着多姿多彩的祭品，好似在竞赛一样；九月是食斋期，善男信女都穿戴白衣服到庙里食斋；十一月是冬节，茉莉就备了糯米粉做丸，就如泰国的丸甜汤一样。

[3] (P.53-54)

[1] 牡丹. 南风吹梦[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

[2] 牡丹. 南风吹梦[M].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社，1984.

[3] (泰) 棱. 庭兰萍作 亿潮译. 两条河流[J]. 泰华文学.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3.

这是生活在泰国的华族人在一年各个节令该做的祭拜礼事宜，在泰国出生的茉莉都能熟背牢记。当茉莉的阿公患病住医院时，老人家还再三吩咐孙女茉莉说：“美丽，你千万不可忘记唐人的风俗习惯，要尽量履行唐人的优良文化。”“茉莉还是阿公的美丽，保持着新一代人已不注重的旧有风俗。虽明知无法抗拒新潮流的冲击，可茉莉还寄望孩子们。她经常将优良的风俗灌输给孩子们，一如阿公将美好传统授予给她一样。”^{[1](P.54-55)}由于泰民族也是一个信仰佛教、崇尚敬神、注重伦理道德的民族，他们温良重礼、仁爱待人，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友好相处，加上中泰两族有着悠久的历史交往，两国人民早已通婚融为一体，因此两族人民在衣食礼仪等风俗上早已渗透融合，中华民族的许多风俗习惯不仅在泰国各地流行，甚至影响到泰国皇室庆祝生日、丧事功德、剃头守孝、春节斋僧。从事泰中研究工作的修朝在他的《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一文中这样写道：

泰国皇室不单从中国清廷接触到中国式的“办寿”，也从移民而来的华人实际领略了“庆祝寿诞”的韵味，而且在不知不觉中予以接纳而“大过生日”。

“生日”(SAE-YID)这个词，泰文词典有收入，可见出泰人对这个词在使用上的普遍性。

1864年四世皇寿龄届60，谕令像中国皇帝般举行盛大办寿仪式，见五世皇的御述如下：

“鼠年来临，父皇届60寿龄，御令仿效华人的60岁做生日的仪式办寿。... 恭请60位僧人在金銮殿诵吉祥经。昭示皇亲公务员每宫每户斋僧诵经... 官吏民众随意呈献礼品，皇亲所呈的比官更多，华人呈献烛、花及绸缎。皇上一如赐见外使般在阿南殿登座，接受王公大臣之祝寿，然后各各赐予金牌... ”^{[2] (P.201-202)}

泰国皇室从二世皇开始便接纳了中国式的庆寿仪式，除了接纳华人的做生日仪式外，还参照了华人的春节祭拜活动在春节期间斋僧：

华人的过年的主要活动是拜神、祭拜祖先。春节过年是一整年中的最大节日，所以华人所备办的节料特别多，尤其是三牲五果之类。

[1] (泰) 棱. 庭兰萍作 亿潮译. 两条河流[J]. 泰华文学.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3.

[2] 修朝. 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J]. 泰中研究第三辑. 曼谷: 泰中研究中心出版, 2005.

最初的华人过新年，仅是华人在本身的生活圈子中进行，与他族无关。后来华人与皇族有姻亲关系，不知不觉间把过新年的习俗带进宫廷中。

无论如何，在皇宫举行春节斋僧仪式到了后来渐渐荒废，但皇族中在春节以中国仪式祭祀祖先仍然进行至今。^[1] (P.207-208)

原来华人到泰国定居之后，也把与生活有切身关系的习俗带到泰国来。这些习俗最初只是在华人生活圈子中进行，后来由于与泰人通婚，尤其是与皇亲国戚有密切关系后，部分习俗便被接纳于无形。最重要者是华人的功德法会也属佛教宗教仪式之一，在丧事中举行更形丰富多彩，所以被泰人作有选择性的接纳是可以理解的。

另者，华人在丧事中也有接受泰族的习俗，也即是延泰僧诵经，这是彼此融合而产生潜移默化的最好例子。^[2] (P.201-203)

在泰华文学和其他文献中，有许许多多描写和记述中泰两个民族民俗各异、并存、相互吸收融合的人和事，这是泰国现实生活的缩影，也是两国人民友好发展的基础，正是这些民情风俗，让中泰两族人民更进一步加深理解，增进友谊，同时也让泰国的民情风俗变得更加绚丽多彩，更充满魅力，更吸引世人。

三、信仰凝聚力

“民俗信仰是一种古老的信仰。但至今还在许多地区存在着，涉及领域之广，植根社会生活之深，是其他宗教所无法比拟的。”^[3] (P.206) 因为民俗信仰是人类社会在各个不同阶段的产物，所以，它反映了民众在各个历史阶段不同的世界观，解释人与生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民俗信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无论是生产、起居、行旅、饮食、衣饰、建筑、文化艺术、娱乐等等，都无不打上其民俗信

仰的烙印。泰华文学也一样，不同籍贯的华族人也同样留下不同习俗的痕迹。客籍作家刘助桥在他的《心中的祠堂》里就这样叙述道：

[1] 修朝. 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J]. 泰中研究第三辑. 曼谷：泰中研究中心出版，2005.

[2] 修朝. 影响泰国皇室的华人习俗[J]. 泰中研究第三辑. 曼谷：泰中研究中心出版，2005.

[3]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8.

移居海外的华人，都保留着中国人的传统习俗和观念。来自天南地北、素不相识的人，甫见面就会以姓氏认亲，到一定数量就成立宗亲会，建立祠堂。曼谷就有各姓宗祠十几座，有些还建得很堂皇。逢年过节，许多人就各自前来祭拜。”“一些人丁兴旺，境况较好的人家，就建起了自家的祠堂。 [1] (P.40-41)

自家本族各系或是同姓同宗的海外华人就是这样凭借共同的宗教信仰或神灵信仰来加强和维系乡亲、宗亲间的感情，加深彼此的亲情关系。

中华民族的“民间信仰是沿着一条由‘万物有灵’、‘万灵信仰’到‘多神崇拜’的古老民俗文化线路自发形成的，它和迄今为止所有的人为一神教的自觉信仰都不同，它从一开始就不是执著地信奉唯一的至高无上的神灵，而是有一个广阔无限、光怪陆离、神秘莫测的信仰世界，在那里有成百上千甚至过万的大小神灵，都是人们的信仰对象。”“中国以汉族为代表的民间信仰是：宁可信奉万神之能，也不信奉万能之神。” [2] (P.序1) 在民间就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俗语：“三尺头上有神明。”所以，中华民族“以非凡的智慧和想象力，营造出令人眼花缭乱的各路神仙，诸如宅神、门神、檐神、厕神、井神、磨神、碾神、栏神、灶神、炕神、柜神、床公床母神、桥神、路神、轿神等，人们希冀这些神仙能够全方位地佑护自己的日常生活。” [3] (P.1-2) 因此，远离祖籍国寄居他乡的华侨、华人更欲凭借共同的虔诚信仰或宗亲关系组建各种团体组织，维系各民族群体的人际关系和感情交流，让彼此在生活 and 事业上能相互照应，哪怕是最普通、最小的月兰会，都能给身居他乡的华族人有力的帮助，它的作用正如刘助桥在他的《月兰会酒》所述：

十多年来，泰国经济蓬勃发展，不少乡亲蓄势待发，却苦于资金不足。时任清迈客家会馆理事长的瑞泉兄，及时提议以月兰会集资，一呼百应。有两三万铢一份的，有十万转五万的，会员乡亲中往往同时有两三个会，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像行船遇到顺风帆。^{[4] (P.144)}

[1] 刘助桥. 路灯[M]. 曼谷: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06.

[2] 乌丙安, 江帆. 中国民间神谱[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

[3] 乌丙安, 江帆. 中国民间神谱[M].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7.

[4] 刘助桥. 路灯[M]. 曼谷: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06.

生活在泰国的华族人，在泰国境内建造了无数的神坛庙宇，就像泰族人以佛寺为中心一样，华族人以这些宗教信仰营生的寺庙、祠堂、会馆、慈善机构为中心，形成了极大的凝聚力，这股凝聚力除了方便他们在祭拜祖先神灵得到心灵安慰外，在现实生活和事业的发展方面也带来无限的益处，它不仅能平衡各族人的势力较量，也帮助人们拓开经营渠道，特别是天灾人祸降临时，不至于横尸街头。如座落在唐人街横路的报德善堂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缘于移民宗教信仰的一个庙宇式善堂，由于肩负起帮助华人意外伤亡的善后工作而备受朝野支持、赞扬。随着服务社会的工作面不断扩展而越来越得到全泰国各阶层民众的拥护、崇拜，现在已发展为国际上知名的大慈善机构，加上其机构拥有一套完整的组织系统和运作制度，促使此机构不断发展壮大，现在的报德善堂辖下已“拥有一家现代化的全科医院，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支常年流动义务医疗队，一个分堂和一座万人公墓。其慈善事业，涵盖生老病死相关事宜，对象不分国籍、种族、信仰、地域。常年固定福利支出，按一九九四~一九九六年的统计，约折合美金二千余万元。经济来源靠‘劝捐集资’、‘专项基金’、‘善信和民众的自动捐助’三种模式筹集，所发挥的作用在政府民政部门之上。”^{[1] (P.9-10)} 这就是宗教信仰凝聚力给社会带来的功效，它与泰族人的佛寺功效一样，是泰国社会不可缺少的一个精神支柱和活动场所。

[1] 周新心. 泰华文学创作倾向雏议——兼谈其断层危机[J]. 泰华文学（总第二十二期），泰华文学出版社，2008.

第二章 作家与作品人物对民俗的选择

“文化认同不同于文化，它无法具体描述，因为与文化不同，它不是一种客观实体，而是一种康德意义上的反思建筑物，与历史学、人类学、社会学研究对象——文化实践，文化行为不同，文化认同是文化的主体承载者对文化现实的历史与现状的有意识的话语建构。”“作为一个在海外生活多年的中国学人，文化认同问题可能不仅仅是个学理问题，而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1] (P.11,15)} 生活在海外的华人，因为只是侨居国中的一个少数民族，因此，每当你与本土族人或是任何一个国家的人交谈时，你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种族划分问题，也即是通常人见面时会问到的：“你是哪国人？”这种对身份的询问，判断，让对方确定该怎样与你进一步接触以及交谈的内容，这是在国外人与人交往中很普遍、很自然的现象。人们借助这种身份的判断，和约定俗成的现象，可以分辨出亲戚、老乡、朋友，以致哪一国人。所以这种有意识与无意识的身份归类，实际上也给海外华人在意识上带来一种中国身份的正负面价值判断，也给他们带来某种潜意识上身为中国人的骄傲与焦虑。文学作品便是这种文化身份认同感在文学形态上的最好见证。

第一节 民情风俗浸染下的作家创作

“独特的艺术发现有赖于独特的审美眼光和独特的价值取向，而独特的审美眼光和独特的价值取向则来自于写作者对生活的用心及其敏锐的情感把握。有时候，不经意碰到的生活细节，在生活的有心人眼里，都会因其敏锐的情感投射和独特的价值判断而具有了独特的审美意义。”^{[2] (P.49)} 由于泰国是一个佛国，宗教感情很浓，在这里居住的人们，上庙宇进香许愿，向僧侣依例布施都是极平常之事，僧侣、教徒、民性心闲气静，安祥的佛教文明同样影响着移民在这个国度的广大华族民众。这些宗教信仰给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在情感上形成了独特的文化心理和意识，这种意识让泰

华作家对固有的本民族习俗与居住地的民情风俗都形成了新的判断与选择。这些新的文化元素和选择倾向势必反映在他们的创作中，从而使他们的文学作品也染上了佛国

[1] 周宪、包兆会. 中国文学与文化的认同[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

[2] 裴显生、刘海涛. 文学写作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的宗教意识与色彩。例如司马攻的《静巷》、《心壶》；陈博文的《蛇恋》、《金孩儿》、《阴阳赌局》；曾心的《佛缘》、《一坛老菜脯》；金沙的《玉魂》、《诗魂》、《水墨人生》；刘助桥的《路灯》、《沙美岛的梳子》、《传家宝》；白翎的《哦！我的金丝雀》；蓝燄的《放龟》；今石的《灵蛇》；璞新的《添汶》；郑若瑟的《喷火的眼神》；陈忠奇的《犬肆》等等，作者都是从不同角度细心观察生活的表象，追溯根源，分析民俗背后显现的人性光辉和佛教轮回报应理念。作者们以肯定的态度，积极地投身到这种异域的民俗活动中，并自觉地善用手中之笔，以主人翁的姿态，宣扬和赞赏这种民情风俗。他们也感受到：

每次踏进庄严肃穆的寺庙，就有一种心灵净化的感觉，凡人凡心在这里对着宏伟的佛像，都会敬畏和虔诚起来，包括不信神的唯物论者，因为在这样的环境氛围里，人人都会感到自己的渺小和佛祖的伟大（强大），感到佛祖慧眼时刻望着你，你的隐私、过错、罪恶等一切内心世界无所隐瞒。你敢有不良的欲望萌动和罪恶行为出轨吗？^{[1] (P.53)}

是的，在众多的寺庙、大佛、神灵的审视下，人们很自然会收敛人性自私丑恶的一面，以向善阳光的心态去面对现实生活和处事。就连外来的作者，在领略了泰国的民情风俗后都会觉得：“在这佛教的国度里，据说社会的犯罪率极低，这应该与佛教信仰的人生轮回和善恶报应不无关系吧？”这是作者陈渔生通过感受佛教氛围对人民心灵的净化，给社会带来的益处发出的感叹，他还拿现实生活的实例比较中国一些城市与曼谷市之差别后这样写道：“曼谷是泰国的首都，又是旅游城市，都可以如此不顾城市形象，不追求现代化发达城市的高层次标准，更不做表面功夫的政绩工程。他们尊重事实，重视民众的生存权，特别务实体恤民情，只要“民可聊生”的职业，都允许百姓各施本领或优势去谋求生存。我们居住的城市经济并不比曼谷发达，下岗失业人员也不比人家少，但街上连一个小贩都不允许存在，这难道不值得反思吗？”

[2] (P.54) 其实，人在他乡总是因其喜欢而定居，而喜欢的范围离不开接受当地的民情风俗。朝夕的耳闻目睹、切身体会，当地的行为规范、伦理道德、认知方式以及思维模式也会影响或改变了你固有的处世哲学和思维方式，从而树立新的价值取向。在泰华

[1] 陈渔生. 佛国感思[J]. 泰华文学（总第三十七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6.

[2] 陈渔生. 佛国感思[J]. 泰华文学（总第三十七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6.

文学作品中，许多作者很自然地把泰国的民情风俗选择为自己描写的对象。如顾时宏在他的散文《泰国印象》就这样写道：

长时间堵车是曼谷给甫到者的“见面礼”。

由于堵车，偶尔也会出现抢道摩擦情况，但街头几乎看不到人们乱按喇叭，争抢占道导致混乱的现象。相反，静悄悄，慢吞吞地按交通规则行驶中，谦让变道车辆“插队”而毫无怨言，成为曼谷交通最感人的场面。

车多的曼谷，泰人为何总是那么有耐性？总是那么的互相礼让？街头与公共场所也找不到吵架与大声喧哗的影子？答案也许就在路旁菩提树下那众多庙宇与神龛里。

[1] (P.41-42)

由于许多泰华作者都亲身感受过在宗教信仰熏陶下佛国特有的民情风俗，因此，在作品的选材与人物事件、故事情节的处理上，都自然染上一层泰国人（本土泰族人和久居于此地的华侨、华裔总称）特有的热情有礼、宽容互助、谦卑自足的鲜明特性。如叶树勳的短篇小说《红粉忠魂》、司马攻的小小说《演员》、刘助桥的散文《泰国雷锋》、曾心的散文《一坛老菜脯》、微型小说《三愣》等等。无论是《红粉忠魂》的安卡娜、《演员》中的史得扬、《泰国雷锋》中的的士司机和不认识的泰国人、还是《一坛老菜脯》中的中医生——“我”，包括《三愣》中的张亚中，作者们在作品里塑造的都是一群在佛光普照下，在浓郁民俗氛围熏陶下成长的有血有肉、行为朴实却又令人敬佩、而且恰似生活在自己周边的动人形象，尤其是在当今物质横流，金钱至上的年代，这种风尚是那么难得、那么让人欣慰。难怪泰华作家刘助桥在他的散文《泰国雷锋》中也谈到，有两位中国专家感受到泰国的民风后幽默地说：“雷锋好象都到泰国来了。” [2] (P.37) 是的，由于佛教思想的潜移默化，民众的道德心强，价值

取向不损人利己。所以，外来的异族人都会有相同的感受：在泰国居住时间长了，回到故乡就觉得住不惯了，原因是有一种无形的霸气，无形的压力和人與人之间的竞争，让你很难平静安宁。回望泰国，“不识雷锋庐山真面目的佛邦，为什么反而常有雷锋

[1] 顾时宏. 泰国印象[J]. 泰华文学（总第三十九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6.

[2] 刘助桥. 路灯[M]. 曼谷：留中大学出版社，2006.

涌现？”“尤其是泰国人，很温和有公德心，”^{[1] (P.38-39)}让人轻松、舒坦、安逸地走自己想走的路。晶莹在他的散文《中秋月淡》中也写出自己的感受：

讲心里话，旅居泰国届十年，我的思乡之念正日益淡薄，特别是在父亲过世之后，我甚至模糊了故乡他乡的分界，仅心境与异域理念偶尔摩擦时，才会记起自己是客居他乡的异客，可当我踏上故土，并因不谙久违的故乡民情而缕缕碰壁时，又会三步并作两步地逃回稔熟的异乡。^{[2] (P.60)}

泰国为什么能让人们乐于久居而不思返呢？作者在赞赏这种民风之余也时常会反思深究其中之原因。“这些年，中国派出的考察团多如过江之鲫，泰国中华总商会主席忙得象个公关主任，往往要同时会见几批中国访客，形形色色，无所不包，唯独缺少一个寻找雷锋的考察团。”^{[3] (P.37)}是呀！今天，魂牵梦绕的祖国正在复兴崛起，令多少海外华侨、华人兴奋、激动。但伴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腾飞的同时，道德滑坡、世风日下，民风变得冷酷无情，实令世人感到心寒，也令海外华侨、华人感到痛心。因此，泰华作者在高度赞扬佛国民俗这种温和、有公德心、待人热情有礼外，也以高度的热情、敏锐的判断力，选择这阵阵暖人心扉的民情风俗锁在文学史上，让这些有利于净化人们心灵，使人自觉向善的民情风俗永远留传于世。

第二节 与民俗文化融合的人物形象

文学作品是人们把自己的情绪，情感投入意识中的各种表象、意象，运用文学语言描述或传达那些经过主观审美情感孕育的表象和意象，并将此创造出来的审美心智活动去感染、影响、满足自己和人类的精神需求。同时，它又是人性的轨迹、灵魂的结晶，时代的烙印。泰华文学是侨居泰国的华侨华人在异国他乡继承中华传统文化母体的基因，植根于泰国现实生活土壤，揉合泰国的文化元素，所表达一种泰国华侨华人的思想感情，生存状态和生命轨迹。

[1] 刘助桥. 路灯[M]. 曼谷: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06.

[2] 晶莹. 中秋月谈[J]. 泰华文学(总第五十二期). 曼谷: 泰华文学出版社, 2009.

[3] 刘助桥. 路灯[M]. 曼谷: 留中大学出版社, 2006.

当中泰两国人民的交往在公元前的西汉拉开序幕后，世世代代绵延不断，到了20世纪初，由于中国战乱及天灾人祸，中国广东、福建沿海一带乘红头船到泰国谋生的中国侨民不断增加。当1903年泰国曼谷创办了第一份华文《汉境日报》后，《美南日报》、《华暹日报》、《天汉公报》、《中华民报》、《侠报》等相继诞生，同时也催生了泰华文学。“早期的泰华文学，本质上是属于侨民文学，作品的导向是‘面向祖国’，文学中怀念故国、思念家乡的作品较多，而且往往有一种离乡别井的沉重感、沧桑感。”^{[1] (P.137)}随着泰华社会的发展，华侨、华人在泰国经济开发成功，对居住国商务、经济的介入，有了‘落地生根’的思想，许多华族公民为了在异国立住脚根，适应更大的发展，渐渐地有了同化心理、有了感情的融合和留恋，因而就把“他乡当故乡”。泰华作家林牧对华族人的适应能力肯定地说：“中华民族是最具民族色彩的伟大民族，也是一个世界性民族，他们擅于与世界其他民族和睦相处，融洽生活，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与所在地人民苦乐与共，繁荣共享。”^{[2] (P.73)}定居在泰国的华侨华人，尽管他们对祖籍国依然梦绕魂牵，但他们也深深地爱着给予他们安逸生活的居住国。由于泰族人民的温和、宽容给了外来的华族人有了宽敞的发展空间，而华族民众也始终不忘：“入乡随俗”。因此，两个民族互相尊重、相亲相爱、和谐共进、其乐融融。泰国的本土民俗文化也被华族民众逐渐喜欢和接纳。梦莉的散文《客厅的转变》正是华族人认同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

我家三楼有一间客厅，这间客厅是我亲自“适心”安排布置而成的。

小时候我在中国大陆住过一段时间。那时我的祖居也有几间大大小小的客厅，每间厅堂都设置着整套的红木家具，我特别喜欢那古色古香，不静不喧的中国式厅堂陈设。因此，当我将迁进这新居时，便决定把三楼的一间客厅，布置成一间中国式的会客厅。

随着孩子们的长大，这间心爱的中国式客厅也发生了变化了：

首先，她们向客厅正中央的条案求发展。本来，条案的中央摆着一套古瓷三星图，东边放一个花瓶，西边置一座镜屏，这是依据中国的传统摆设，以此来象征“东平西

[1] 饶芃子. 世界华文文学的新视野[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

[2] 林牧.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中秋感怀[J]. 泰华文学（总第五十二期）. 曼谷：泰华文学出版社，2009.

静”。可是，由于孩子们的势力扩张，这间本来平平静静的客厅已变得有些不平静了。孩子把她们的泰国小摆设，如藤制的篮、竹蔑编成的小器具、木制的泰式小船等，放在条案上；接着，又拿了一些体积更大的泰国工艺品，置在那张三屏式的红木罗汉床上，壁上加挂了几张泰国景物油画… …

这样，一间纯中式的客厅，渐渐地变成了中泰杂拌的厅堂。刚开始，我实在觉得有点不是味儿，本想制止，但是眼看孩子们都已长大了，有知识了；况且她们有时还会这么说：“在这里加放一些泰式的摆设，会使这间客厅显得更加美观，更有地方色彩。”于是，为了不伤她们的心，我也只好任由她们去发挥。

后来，泰式摆设客厅中所占的份量越来越重，地方色彩愈来愈浓。

客厅在转变，我也随着转变了。

我对于客厅的转变，由很不顺眼，渐渐地转为只感到稍有点不顺眼；久而久之，我对于这件中泰式相结合的客厅也就渐渐的习惯了。况且，那套中式红木家具仍闪闪生辉，绚美隽永，稳稳重重地在我的客厅中，以最神采的姿态展示在人们的眼前。

由于客厅的转变，我发觉中式的红木家具，有一种纯朴、谦虚的气质，它们很容易相处，即使和其他各式家具，或别类摆设相组合，搭配在一起，也显得十分融洽、协调。我相信，在很久不久的将来，这套中式的红木家具，依然会以坚实精致的木质，静穆幽雅的造型，永远赢得人们的重视和珍惜。^[1] (P.56-58)

作品中“我”随着客厅的转变而转变，对那间中泰式结合的客厅由“很不顺眼”到“习惯了”。正是两种民俗的碰撞融合，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让华族人调整了自己的身份和视角，也学会了欣赏他族民俗文化，变被动为主动，以主人翁的姿态接纳本土的民俗文化，并在两种民俗参照中更充分地认识自身民俗的价值，同时也在这种民俗活动中感受到幸福和快乐，从乐趣中摄取精神寄托和启示，使感情得到升华。曾心的散文《放水灯三境》又是另一个例子：

我第一次托起水灯许了愿。经过坎坷人生的我，觉得今日宁静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不敢再向皇天后土祈求什么，只把我一腔感激的恩情浓缩在小小的水灯里。于是我屈膝蹲下身去，轻轻把水灯放飞，转眼间，就融入水灯群中去，分不清哪是你的他的我的。•... •...

[1] 梦莉. 在月光下砌座小塔[M]. 曼谷：八音出版社，1992.

步入晚境的我，每当水灯节来临时，依然喜欢听那首《放水灯》的老歌... ..我喜欢独自在庭园的石头上盘腿而坐，心境宁静，眼前那块青青的草坪，仿佛变成碧绿的湖，蔚蓝的海。更奇妙的是，它似乎能无限延伸，延伸到泰海湾，延伸到五湖四海，啊，一条跨国界的不分肤色种族的大河在我眼前奔流。我轻轻地把心灵编织的水灯放飞，让它飞到我爱人人，人人爱我的地方，飞到那悬挂着古典的月亮、古典的星星的古老宇宙空间里。^[1] (P.333)